茅鹿門先生文集

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雜著

讀鄭風

詩非全經也葢自秦燔經唯易爲卜筮書故得不禁其餘百家盡絕而雜出於當時窮山絕谷學士大夫所獻者或謂詩三百篇由里巷諷誦所傳故秦不能滅以予觀之今竹帛所書而藏之石室者猶或有錯簡而訛文者出焉而里巷之口相授受豈得獨沿而存之二南者孔子之所甚愛之詩也

令其男女暴亂之間已不可讀而至於鄭衛以下率多婦人女子淫奔褻狎不經之辭今之人少知禮義者猶羞讀之而況孔子所刪述六籍以遺萬世寧爲列而載之也哉且淫奔之惡至於鄭衛極矣而孔子猶爲存之則推孔子當時所刪者何也孔子他日又曰放鄭聲又曰吾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深憤而痛絕之屢矣惡至於以其所欲放者而復著之爲經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謂聖人之所備善惡以示美刺之義殊不知詩之所謂刺者如巷伯簡兮狼跋式微之類大略譏人佞士暴君

亂臣之所措刺其間足以攷國之治亂得失而備鑒戒徵存亡者是也豈必如鄭衛之詩之謂也哉然則鄭衛之詩僞與曰非僞也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也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人熄之者秦没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釆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之耳予故曰詩非全經也奚其說如左俟同志者擇焉

讀秦風無衣之詩

秦本豐岐之民文王二南之化其仁恕忠厚見乎兎罝形於羔羊風行於江漢汝墳之間可謂遠矣又繼之成康之君周召畢公之臣重熙累洽當純乎先王禮義之美者而秦武公父子一變其俗至有輕生好鬬如駟鐵無衣者出焉秦以彊立國而亦以彊亡晉本唐堯之遺都所爲蟋蟀山樞之歌憂深思遠其俗居然可見也而后六卿分晉其君臣稍以傾謀相雄儀秦之徒朝扣秦而暮入齊反覆狂悖諸侯震駭太史公所稱三晉多權變之士蓋畏之也到今千餘年以來猶稍稍有存者而當

時在三晉以詐立國亦以詐亡嗚呼後之有志經
國者毋亦愼所以權俗之意可也若我　朝
太祖高皇帝懲元人反覆欺僞之弊而特著爲令
曰說謊者斬故開國之初其所誅殺數多大略以
言語之間者相半而苟有他罪肯情輸者亦爲力
赦此正聖人之所以善權天下之俗也嘗聞長老
言成化弘治年間往往民間多椎朴無文而士大
夫耻言機利其流風遺俗尚有在者正德以來漸
失其舊而今中外縉紳之間尤甚易曰窮則變唯
在司國者厚討焉

讀豳風七月之詩

予觀七月之詩而知周家王業之所由興然於此亦可以識周公所以輔成王之忠有非後世人臣之所能及者盖王道以勤恤民隱爲本此篇之所陳述不獨敎民農桑而已而其感時憂患雖經歲勤動常若不及其所以養老奉上雖恭敬奉承唯恐或後上以是體下下以是順上此民俗之所由美而王業之所由隆也然唯創業之君與民同起於微賤之間故能始終備嘗如是而繼世以後則往往長於深宫之中而不復知是以百姓之疾苦

祖業之艱難既無接于其目怵於其心而其左右便辟凡所以導上之好者唯一切崇高侈肆之念故其才高者則之乎神仙土木兵革富疆而以天變人言爲不足卹其質暗者則之乎女謁盤遊樂怠傲而甚且至於宦官宫妾日竊其權推原其自皆起於人君一念之不知勤畏也故周公之爲此詩使朦瞽日夕歌御於王之左右所以深其憂勤之念而防其逸慾之所自起自漢以來爲大臣者無復此意盖由其學術之不至故也若宋李沆之事眞宗方其幼冲而日取四方之水旱盜賊以

聞蓋亦周公之遺意也後之爲大臣者不可不知

讀鴟鴞

詩三百篇皆出於秦火之餘而或雜里巷歌習之所補亡者其說詩之旨各自爲一家而多不同獨鴟鴞之事始末詳見於金縢之書似爲有據而無疑者毛鄭諸家又誤解金縢之文不得其意而後之攻毛鄭者與其襲毛鄭而又小異其說者遂至紛亂四起而周公之始末晦矣予嘗合金縢與豳風諸篇而深求之蓋武王没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位負扆而朝諸侯此其居冢宰之位而代行

天子之事者可謂尊寵之極矣管蔡兄也周公弟也管蔡內忌周公以弟而反擁乎其上而外挾武庚倡爲流言以搖中外史記言召公猶爲不懌召公元聖同德其事當或無之而管蔡之謗起自宮掖骨肉之間則其說易洩而周公亦不能以區區之忠處於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日矣故退而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居東者非東征管蔡也蓋避謗於野也東不詳地名愚謂反居於魯也時豐鎬在西魯在東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骸骨歸國漢武帝

璽書留之其事可見也言斯得者成王因周公之
去位既久而然後漸得之也蓋人臣挾震主之功
而當羣疑之際必其身退然後論定曰斯得者亦
遲之辭也然是時成王之疑可以漸開矣於是公
廼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蓋猶未敢明斥武庚
管蔡之罪而獨托乎鴟鴞以感悟成王何者周公
是時固不勝忠憤之至然其不幸身處嫌疑之際
則有難於自訟者而況管蔡所爲流言不過搖撼
周公使之去居攝之位耳而逆節未明亦不得而
訟言誅之也故詩之所言大略托鳥之管巢鬻子

極其艱難勤苦所以自喻服勞在位保定國家之忠而卒爲鴟鴞之所破既取其子又毀其室反至於卒無室家而不免羽之譙譙尾之翛翛爲風雨所漂搖亦可悲也已故曰予唯音嘵嘵此其忠憤而哀鳴之辭也當是時周公之心亦危苦之甚矣此詩當於居東之時所作故曰貽貽者自遠而寄之也如漢魏以來賦詩貽示某某之類是也然書言王亦未敢誚公此可見成王之疑猶有不盡釋然者但稱不敢讓耳及天感周公有風雷之變成王啓金縢以卜而得周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說

然後成王釋然悔悟而出郊以親迎之復故冢宰之位如伐柯九罭狼跋諸詩此皆周公居東之時士大夫憤鬱公之困居於其土而相與賦頌其賢者也周公復位之後而武庚挾三監以叛反狀既著於是周公東征誅之而作書大誥多士多方諸篇以定殷人之亂耳此周公始末之詳如是如東山之詩周公東征歸而賦之以勞從征之士者也破斧之詩從征之士所以頌美周公而吟之者也詩出秦火之後既先後無次其說不可求而毛鄭諸家又因誤解金縢之居東者即詩之所言東山

也遂混合而附會其說或謂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者或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後乃攝政而誅管蔡者或爲周公旣誅管蔡恐成王疑已作鴟鴞以諭成王者此皆諸家責亂之說殊不可信亨嘗據其說而論折之竊謂是特管蔡之爲流言特譏及周公其逆畔之跡未決有可見者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惡得以其譏言及已卽不待成王之命而首自誅之此其不解一也誅之之後而成王疑之周公然後作詩以諭之則亦晚矣春秋誅無將故大臣有不可則止之

義曾謂周公元聖而悍鷙自用如是乎此其不解二也苟謂當時管蔡逆畔之跡已明則人人得而誅之公固當告之成王聲罪致討又何必托爲鴟鴞而比類曲諷若啞者之食苦而不能言者此其不解三也苟如說者以居東爲東征則罪人斯得四字何以系於東征之文之下而金縢所言二年東山之詩又言三年何其歲時不同如此此其不解四也作詩貽王而後王出迎周公而九罭之鴻飛遵渚朱子又以爲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故自相云云然則成王之迎其迎於東征之時耶抑亦

避居於東土而迎之耶抑亦東征而誅管蔡旣因成王疑已作詩諭王矣復不自安避居於他地而成王迎之耶此其不解五也由此觀之諸家之說俱不可通而數千百年以來學士大夫相與訛傳其說而不明者特蒙東山與居東之一字雷同附和而至是耳嗟乎仲尼沒而六籍不得其傳若此者多矣予特以周公出處之際寔天下萬世人臣之鑑而尤不可不愼辨之者故特詳之如左以俟同志者考焉

讀史記封禪書

鹿門子讀史記封禪書喟然嘆曰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慾也一有所慾則天下技幻之士日夜巧伺以至其爲術愈眇而不可信而其所貪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窮兩者相爲主客以終其身死且不寤悲哉自古來以雄才大略稱者唯秦皇漢武而秦皇漢武爲諸燕齊迂怪之士舞弄之若偶然以困於慾也語曰東海之鰲惑於餌則漁人狎之若羊豕信夫

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

昔班固撰次古今人物表上遡太昊而下迄秦二

世不知其幾千百年之間而廼臆爲差別賢否之
際叙列九品而仲尼之與其弟子言聖與仁智當時
亦不過據其所問而次荅之而非謂聖與仁智遂
有所優劣於其間者觀仲尼嘗稱舜爲大智管仲
爲仁人義可槩見而固不得其說從而冒爲之辭
以聖人爲上上以仁人爲上中以知人爲上下以
愚人爲下下而中上以下則不復有所爲名唐虞
以上去古已遠其世次行實不可考者尚書古之
史也仲尼刪之亦斷自唐虞而止以爲史以紀善
善惡惡是是非非之實必其昭然乎天下之耳目

者然後其說可信不敢取百家紊亂無次之言以熒惑其間及仲尼沒而秦始皇燔詩書坑殺學士大夫博古之學蕩然滅絕虞夏商周以下鼎彝銘篆之文已不能辯且讀之而況虞夏以上乎況於古之帝王及賢臣碩輔隱人逸士之行次乎固起仲尼及秦焚書之後又數百年而妬謬取訛口殘簡百家所混載之名氏而一一妄第之其瀆亂不經之甚則有虞氏以前凡帝系以聖人名羣臣列仙以仁人名五鳥五雲羲仲和仲職官也而以某爲知某爲仁而以名冊人被衣齧缺戶之農之之

屬諸家假寓之言以恣其荒唐馳騖之辯者也而
又或以仁或以知名其近代篇章所載昭然可見
者則又老子古之聖人而放於下位者也仲尼猶
且適周而問而嘆其道猶龍焉與公伯寮祝鮀讒
佞之徒並列之而不得以仁知名左丘明學春秋
於仲尼而能文者也然不得列乎游夏之間進之
爲仁人而曾參特次以知名臧文仲以知人名孫
卿藺相如以仁人名而史魚大夫種伍胥俱不得
名叔向羊舌赤之字也叔向以仁人名而舌赤以
知人名其他舂駁繁衍不可盡論噫固亦繆矣以

孔子之聖猶不敢强其所不知而其言嘗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固何不自量其力而欲以一人之聞見取數千百年所不可盡聞與見之行事而品列次第之以取信於後世也其可得乎

讀亞夫傳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四海之功明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文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

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
平討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當是時蕭
曹巳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者唯勃爲最
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爲太尉出將三十六將軍以
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則膠東濟南菑川以下五
七輩幾不可爲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
威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
始圍梁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
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
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

能不聽其以梁爲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攜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后請帝之封后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淟其間而廼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謂以腈韋而投之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橫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

按考予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胾不爲置箸而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借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借之微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晁錯之所敎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爲梁王后弟信之譏者必日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日亞夫自多功驕縱無人臣體譏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爲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譏

既深特怒而察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于房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爲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譏沮之間且不免於難況后世疏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罪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

論沛公誅曹無傷

古者兩軍相壘而士伍或以其情外泄於敵者必其勢困力詘旦暮爲虜矣然後先之以自納焉不然或犯軍典於彼故有不可釋之怨者沛公方擁諸侯之兵先入關而破彊秦法所謂千里乘勝也項王之兵固稱氣倍沛公而其勢未得郎衡決曹無傷豈遽倍之苟以間嘗有怨懷沛公何沛公立誅之時不以言史傳不以載也然則項王何以言之今匹夫相讐往往匿名投之有司論殺之安知非無傷有怨於他將伍而他將伍詐爲無傷言之者亞父輩每令望氣占沛公爲天子氣文成五采

秦既滅與項氏爭天下者獨沛公也當陽君既破沛公軍非乘間而馳之殆不可復而常恳項王爲人婦人之仁多所不忍又安知非亞父輩詐令他人言之以激怒項王也嗚呼古人覆亡於讒者之口而不能自言抑多矣獨無傷爾耶

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

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嶢巉嶄𡾟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麗逸宕若携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誼相如楊雄諸君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蘇轍至矣鞏尤爲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薾而不能副焉吾躋次之如左俟

知音者賞之

日本圖纂刻題辭

日本圖纂者予友崑山鄭君手圖日本諸島所錯海而峙與纂其州郡土貢道路形勝語言什器戰鬭之習者也大畧按舊所傳日本考畧次及海上針經而又合之以督府胡公曩遣諜者酋來歸者航海者甲之説若此乙之證若彼則又參諸丙與丁之互難歸於一而後信焉而書故南北皴啓之波經萬餘里指若几席其誼亦勤矣予所最愛者諸島所入寇之路既已稍爲擘畫而一切風候又

能按其潮潸所嚮以布斥堠使瞭海者採君之言若臺官占渾天故事無間寒暑晝夜然則國家所以東郤倭奴者可以先其未至而待之較之收功於及岸而鬬者多矣嗟乎予獨懼夫博望未能得之以占月氏而中行說輩或從而持之以教胡人瞰候漢利害處玆又有識者之所不敢不愼也

題鷩鴻集刻后

右鷩鴻集示嘉項君所羅讒而自放之作也君旣多雋才自喜世之士大夫之憐才者往往引君爲上客然不知者亦以此忌君而君遂蒙詬矣嗟乎

驚鴻者君所自托也得無叱咤鳴咽欷歔慷慨於繳矰之及也而思以翩然昂飛者乎雖然幸君毀其羽毛姑爲浮湛沼沚之間茲則國風之所以怨而不怒也

跋蘭亭記帖後

嗚呼此王右軍所生平淋漓自喜而以最得意名者也數傳而没於唐僧辨才太宗皇帝好之不能奪房魏公以才御史蕭翼薦令變服匿名詐爲客遊過辨才始及竊之還歸上聞卽日超拜翼爲員外郎帝没之日猶欷歔飲恨不能割顧太子願借

此以自殉甚矣夫人心之不可有所溺也太宗者三代以來所號爲聰明才智傑然不世出之主也區區好字畫之工至於劀心刺臂與世之巖穴僻藝之流相糺持如是其沒而訣也不以宗社朝廷而以此豈非人心有所溺雖蹈水火至死而不悟與房魏公唐諸相中名流方岸然開國非不知其過而亦曲逢所好以自媚嗚呼世之君臣相與之際求其能免此患者亦鮮矣他日讀南唐紀云溫韜發昭陵所亟諸鍾王書帖盡爲兵所掠不知所之嗟乎天地間一漚㲉耳倏聚倏散倏存倏亡

孰爲我常彼有所溺焉者欲卒以身而留焉豈非
其愚且陋也乎余不能無感因書之以發一笑

書郡齋左壁

予抱策事　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間嘗倜儻
自喜願附世之賢臣志士效尺寸竹帛間然而性
疎意廣往往牴牾不遂好覽觀百家傳記之旨一
日得歐陽公所爲一行傳讀之廼自喜曰吾其附
名氏於此乎賴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若
雲間又他呂嘗貯書數千卷甚可贍吾歲時伏臘
之廢而誦說於中也吾將以間去官當閉戶獨息

取所嘗扣古六經諸子疏義而沉覆之次及律曆兵賦天文輿地卜算僊釋之書而蒐獵其旨非歲時謁墳墓及訪佳山水不出非長老處士不造於其廬非其好不以見焉如是者數年然後裹糧歷遊齊魯秦晉之墟渡河洛轉荆襄南浮洞庭逾豫章迤邐閩粵其所涉名儒大賢之廬當移時而師事之而林壑間或多方技釋老與隱君子苟有聞者必俛首而扣之務得其腴而止其所歷州郡河山分裂風俗沿改與古今成敗得失忠賢志士之跡必停車而弔問之籍其所以故然後歸廼以所

得而著之於心合之於聖人之道其中乎否乎於是筆之於書以遺後之同志者相與參訂焉

題畫像者董君卷

曩予從尚書膳部郎時南州蔡時新嘗爲予像飄鬚渥顏泠然若蛻而遺焉當是時輿皂以下按其像即笑指予又十餘年予以按兵粵州罪狀奪官來歸卧乎茗之上也久則既老矣方獨息一室偃然手梁父之篇臨流而咏焉閩有董君九華者忽以像事來扣予既像予且前言曰異哉君之幻也世之像人者往往得其顧顙口鼻耳目毛髪豐瘠

廣狹槁澤黝白之似而不得其神于是以稍稍
之數略其世之所共得而貌而於以注意於世之
所不得而貌故按其像而匿其氏名間以覆之朝
市田野之間無不人人得其解者斯意也唯蔡君
與于兩人獨得之然蔡君方貌君之從宦也其所
像者縉綬而曳組也鳴環而秉笏也然而君之泠
然若蛻而遺也則固其情已遠遊於江海之上而
不得以韁而縶之者已吾之貌君於林壑也其所
像者綸巾而竹鞵也下帷而誦且諷也然而凝然
若存怛然若憂幾乎古之所謂抱膝而吟扣角而

歌又將周情孔思而不能忘者君豈其始也處廊廟之間而有所遺其旣也退江湖之上而或有所思者乎時左右顧像者皆大笑予亦笑然而卒無以自解於君也因書其言以爲別

姚孺人像贊 有序

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沒而孺人哭之哀目飲漿茹糲以速病且死死之日醫饋以藥勿納也旣瞑其子求國中善像事者伏屍下祠而像之三易藁卒不可得何者孺人旣以哀鑠容耗肌非故所貌覬也久矣其子悲不自已請予言

系其頷予感古國風女史所錄婦人女子以其
感慨欷歔之間往往僉縣艷年方其粉黛紈綺
之閒而有生死悲離之感固其宜也迺若孺人
之事高郵公春秋已高諸子女僉從婚且字此
於人情若可少解者何其慘痛剸割而卒若此
豈古人所謂婦之從一專而不化者歟抑亦其
性之使然固有不必於其年之甫艷及其衰晚
者歟贊之曰
國工之所能繪與孝子慈孫之所贍依而能言者
孺人璜瑀之節珮玦之容國工之所不能繪與孝

子慈孫之所歆泣而不能言者孺人隱約之思慼
烈之風孜之形管所載國風所歌雖至於衰而或
傷然以系之廟貌垂之後昆久矣其爲從一而終

趙心山像贊

公之才不可以適世兮然葛巾野服而笑傲乎丘
中亦足以汗墨夫之容公之文章不可以療饑兮
然操瓢持筒而哦咏乎中丘亦足以助騷人之幽
閒友於黔婁下業於韓康家無擔石兮長者之車
數過於其堂嗚呼像之者特其圖書與冠裳焉爾
恐未易以寫其中之所藏

紀剿徐海本末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為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

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開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

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
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諜
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
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脇金陵氣
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
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
胡公亦分遣兵瞰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
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郎故
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鴛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
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

敢窺杭於是經路峽石越皁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既獲諜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慕兵及容美土兵衡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皁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適自張左

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奪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殺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

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潸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旣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刼我我兩人譬之抱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玆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携其黨也於是遣辨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

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峯款定海關謝過閒以諭海
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刼故不相及而海峯者云
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
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
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
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
於是疾走人諭海峯因厚遺諜者陰過海所曰直
已遣子款定海關　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
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　朝廷德意推
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為虜矣

海頗厭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麗圖去因以要
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
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
私諜者故縱酋瞰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
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
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為公效之矣然
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之從也海間
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
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驁悍不吾
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

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善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狗城上人令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縆索闌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即縆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煑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因日夜望總督胡公

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勤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勤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叅將丁瓘勤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戸羅天與勤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皇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鬻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

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　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睠睠交所嘗兩推轂　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郤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楊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徇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

間雖狃而內附中國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廼日遣諜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柰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詷海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即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

兵愈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既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欵於公遂輦故所藏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爭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會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郤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夾彼之内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釁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

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項以桐鄉之役兩匪訛若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旣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爲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幾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追

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
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
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於非
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　朝廷若能
則吾黨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齏粉矣是
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
餘金賂王弟許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
以故約復於胡公乘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
洶洶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鬭心故
其氣日奪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嘗亦必爲諸酋

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曰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盜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刼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巳內附不忍背且悚東黨固曰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巳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會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

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鬬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得斬數十百人没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　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欵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廵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刼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冑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冑而入平湖城中求欵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而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

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　朝廷且赦若愼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胄而入屬𤄫脇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閫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鷙難卽破永保兵猶逶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

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卽餓沈家庄與
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諠然譁諸公輩
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參
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
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
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
諜詗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諜以請於趙公曰吾聞
善兵者乖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
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縮
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

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諜以諭海果如其言
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
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許爲書
夜遺其黨曰海巳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
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
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閒道走莫府以
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
大驚即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欲若俱死
耳遂私相猜而鬭海中猜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
合擣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郤河朔兵乘之又

刼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賊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肅食頃人人驚而攫千餘酋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緇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勝 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

州郡聞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湛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其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斃而死若封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觖觖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一蹶而憤東南事去矣令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

天子疏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爲戈𢱉於海上而因以纓繫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挽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以伏劍報　天子公意遂决不然彼讒口之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雜著

島人傳

海上有兩漁人者故浮筏漁海上一日飄風至筏亡維流數日夜不知所之已而沿潮入他島中島外多蕭葦榛艾篁蘿蓊翳蒙薈不可入而兩漁人者亦迷其處又疑多蛇虺含沙之孽而不敢復求入也頃之中忽聞呼嘯聲疑人然遂相挽緣壁而上島上人望見稍稍來漆面椎髻羸而羣故無所

爲繒帛帶舄冠裳冶化之俗畚編櫰栗桐棫及他所不名樹葉以爲衣衆覩兩漁人所衣繒帛衣前曳磊覷之若駭異狀而兩漁人者大驚前欲爲禮謁衆竟不爲禮謁而特人人手揖而鼻嗅者再擕兩漁人入盤谷中穴土而處牡牝鹿豕相雜斷斷如也亦無火飪之食黃髮者偶而箕踞前坐少者壯者出而採拾諸菓實以獻因徧過他穴亦如之如是者累日無間左右爲兩漁人甚驩而兩漁人者初不辯音聲欲畫地爲字以通言意衆又顧笑殊無解者兩漁人竟亦驩遇之猶啞者之設賓主

也久之兩漁人辭去復治筏泝潮而出旣返至海上而無復能指示島處矣予友人栗子嘗從尚書霍兀崖遊云所得於兩漁人者如此霍尚書廣東南海人也歸安茅坤抱策遊縉紳大夫者十年矣性故朴野澹蕩好慢易人縉紳大夫非久與之處覽其情素往往疑而寃之而其中故無他腸與人無論親疎新故油油然若生平交亦未嘗肯指人過聞有聞亦酸惻低徊不欲竟聞之故苟與之久又未嘗不深交綢恩也以是友朋間往往呼爲嬰兒茅子以是深有感於所聞島上人之事頗與巳

同肯願棄去人間從之遊而恨兩漁人者已忘其津處不能從迺述而贊之曰　予聞近海多犀象翡翠玳瑁珠璣蠃蛤之利人多入海求之至相攫獵雖死不悔而島上人獨鹿視而穴處若無心志耳目口鼻之欲然何哉豈非其波澤爲國聲教不通之幸與昔陶處士自贊其道以爲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嗚呼若島人者近之矣近之矣

三峜先生傳

三峜先生者不詳其氏系或曰漢時人生而文穎劒頤碓齒垂耳眼中瞬時煙霧起世不知相者遇

之亦卜曰山澤之癯也家甚貧無二畝之宮儋石之儲以自將澹如也少好著文章尤篤辭賦自屈原宋玉景差賈誼司馬相如以下數摹擬之無不得其似已而棄去獨好學窺覽百氏之書家有先世所貯書又聞士大夫間藏書者稍有異種不遠千里絰介購之士大夫好事者聞輒嘆賞美異苟有他種雖千里外亦時時爭寄貽也故六藝以下自天文地攷山經海圖浮屠老氏稗官方技陰陽卜筮湯盤孔鼎岐陽嶧山科斗漆書籀篆分隸之流無不洽聞客或載魏安釐王墓中所發竹簡書

三十車指難之次答如響古之博物君子倚相左丘明劉向父子數君子者不能過也又攷國家與王以來中外治亂之略列侯丞相御史大夫司農宗正少府水衡百執事名氏世次忠孝邪正之跡嘗私倣班掾為百官表藏于家其所撰次得失頗合於大道然中多論刺譏訕當世故秘不出是時四海之縉紳先生與丘壑慕古之士莫不願因門下定交以籍聲望焉又喜任幅尺自裁不共世浮湛人或以勢位之意屈抑之不能也間急與之期雖死不易也獨性峭直數面刺人過衆或難忍唯

劉嚴君平好之兩人爲深交云嘗過君平卜肆君平爲鈎簾次坐論交謂曰吾嘗聞仲尼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古之道殆不易見者君豈其人耶於是呼之曰三益先生后仕顯不終南徙至河上河上丈人聞而贊之曰世之人嘗稱首陽爲拙枉下爲工豈不以大道逶迤若龍蛇然後能容耶先生硜硜然守詩書仁義之旨欲與金石四時爭尺寸之能難矣雖然傳不云乎世有楊子雲安知其不好也先生遯跡以俟焉

賀朱司空啓

恭惟我公弱冠登文石之墀茂才擅承明之譽出
宰婺邑吏民碑德政者永甘棠之思入補西曹中
外頌讞獄者兼經術之飾巳而養痾泉石望溢薦
紳初徙祠官而藻雅飛何異季真之爲禮部再推
督學而士習振無媿常袞之在閩州歷藩臬而所
至聲稱領節鉞而矯然開鎮貳司空一載　先
帝嘉播和見士之勤贊太宰三年朝著奕引賢屏
墨之績巳而河堤决齧出我公於宣房瓠子悲歌
矢成功於濟上沓日以久勞日以多遂以尚書入
座之官再兼青宮少保之秩及還京邑兩建山陵

非獨長秋郤中使無名之侵年抑且國家省少府不貲之靡費項者積勞九載殊最百僚由筮仕及今已逾四紀按威名所著聿振三朝於國家足稱典刑之臣在儒林足爲著蔡之望此四海士人之所拭目以覩而我中丘故知之所彈冠欲狂者也

聖天子行且　賜之璽書旌之勳級上以殊在石之號下以使臣工之瞻敢附鳳鳴聊申雀躍

上余相公啓

伏惟相公擢自巍科文章之名並北斗官超學士

勳業之盛冠中朝頃者拜麻以來台垣動色顧老馬之伏櫪無繇望天駟而長鳴孤鶩之紲樊不能攀威鳳而颺翅耳豈謂有堦日董道醇有兒日茅國縉抱藝而試遽叨門下之僉收投牒以前忽荷帷中之俱錄朝野方切拔十獲五之慶而衰蹇獨兼得隴望蜀之私矣天高地厚日照月臨平津開閣鄒枚鱗次而侍承明忠宣柄文崔韓羽儀而名當世相公之推轂若轉圜而鄙人之嚮風願刎頸也倘兩生長侍於絳紗則百年無忘於白首矣茲特遣使齎書以獻無任感戴瞻望之至

刻檀孟批點引

姚海屋攜所刻摘錄檀弓孟子批點者示予予讀一過題之曰檀弓之言雋以約譬則引冽泉而出飛巖洞窰也然特搯其句與字以爲工者也言之工文之衰也廼若孟氏深於道其爲言也闊以辯譬則進之而江淮而河海矣眉山公不得於其道顧以爲或不離乎戰國諸子者之習而第以文賞之嗟乎孟子者文云乎哉然則海屋子之刻而傳之也何以曰學書者第授之古盤盂諸法如是云爾苟得其解則庖犧氏畫而奇畫而耦㑹天地之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又何有於李斯篆隸以下之點綴淋漓乎哉

刻史記鈔引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為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顴頰耳目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所當怒而裂眦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憑而凄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鐫注之三四

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得其解稍稍詮次
輒爲好事者所攜去遂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
訓兒輩爲文辭其所鐫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
爲史記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别補十一篇
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
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
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
入風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
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翱翔倏
忽變化若一夫劒舞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

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卽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宕遒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閒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奧也而況其下者乎唐以來獨韓昌黎爲文極力鑱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閒按順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紀讀之負不相及抑可槩見其微矣予嘗夢共太史公抽書石室中面爲指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則亦了無一言於眉睫之閒者予媿今所鐫引殆亦說夢之餘者耳楊子雲嘗謂顏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

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者鈔凡若干卷按故本特什之七詳見凡例中故不贅

韓文公文鈔引

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絕如帶矣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泝孟軻荀卿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翺皇甫湜孟郊一二三輩相與遊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聾聵中而欲獨以黄鍾

大呂鏗鍧其間甚矣其難也又三百年而歐陽公脩蘇公軾輩相繼出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靡而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迺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勦而贗有志者苟欲出而振之而其爲力也不尤戛戛乎其難矣哉要之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藝者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于故於漢西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首揭昌黎韓文公愈錄其表狀八首書啓狀四十四首序二十八首記傳十二首原論議十首辯解說頌雜著二十二首碑及墓誌

碣銘四十一首哀辭祭文行狀八首叢爲十六卷昌黎之奇於碑誌尤爲巉削予竊疑其於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掐抉幅尺峻而韻折少也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公所獨倡門戸譬則達磨西來獨開禪宗矣

柳柳州文鈔引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爲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楊雄者爲多而柳州則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

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泬寥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累欷者久之再覽鈷鉧潭諸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已奇矣哉予錄書啓三十五首序傳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論議辯十四首說贊雜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十九首騷爲十二卷按柳州平淮雅與鐃歌及五七言詩什於諸家中尤擅所長予校而錄之者特文也故不及

歐陽文忠公文鈔引

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騁跌宕悲慨嗚咽而風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指次外獨得妙解譬之覽仙姬於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數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別開門戶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子覽其所序次當時將相學士大夫墓誌碑表與五代史所爲梁唐二紀及他名臣雜傳蓋與太史公略相上下者然歐陽子所與友人論文書絕不之及何也又如奏疏劄子當其善爲開陳分別利害一切感悟主上於漢可方鼂錯賈誼於唐可方魏徵陸贄宋仁廟嘗諭廷臣曰歐

陽脩何處得來殆亦由此序記書論雖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態橫生別爲韻折令人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絕予所以獨愛其文妄謂世之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而世之人或予信或不予信又或訾其間不免俗調處嗟乎抑誠有之太史公之傳仲尼弟子與循吏處抑豈能與刺客同工哉觀之日月猶有抱珥可知之矣予讀唐書及五代史別有錄今特錄其文集之行於世間附唐書五代史小論而已而他遺者固多也首上皇帝書疏十六首次劄子錄狀五十三首次

書啓二十二首次書二十五首次論三十六首次
序三十一首傳二首次記二十五首次神道碑銘
墓誌銘四十七首次墓表祭文行狀三十三首次
頌賦他雜著一十首疊三十二卷噫姪桂嘗以予
酷愛歐陽公敘事當不讓太史公遷且前日歐陽
公撰五代史當時將相特並齷齪不足數況兵戈
之後禮崩樂壞故其文章所表見止此假令同太
史公抽石室之書傳次春秋戰國及先秦楚漢之
際豈特是而已哉譬之一人焉入天子圖書璣琰
之藏而陳周彝漢鼎犧樽雲罍以相博古一人焉

特入富人者之室所可指次者陶埴菽食而已于唯唯嗟乎世之欲覽歐陽子之全必合于他所批注唐書五代史而讀之斯得之矣

蘇文公文鈔引

蘇文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於荀卿孟軻及戰國策諸家不敢遽謂得古六藝者之遺然其鑱畫之議幽悄之思博大之識奇崛之氣非近代儒生所及要之韓歐而下與諸名家相爲表裏及其二子繼響嘉祐之文西漢同風矣予讀之録其書狀十四首論三十七首記四首說二

首引二首序一首釐為十卷

蘇文忠公文鈔引

予少謂蘇子瞻之於文李白之於詩韓信之於兵天各縱之以神仙軼世之才而非世之問學所及者及詳覽其所上神宗皇帝及代張方平滕甫諫兵事等書又如論徐州京東盜賊事宜并西羌鬼章等劄子與之於漢賈誼唐陸贄不知其為何如者朱晦菴嘗病其亡不脫縱橫氣習蓋特其少時沾沾自喜或不免耳入哲宗朝召為兩制及謫海南以後殆古之曠達遊方之外者已然其以忠獲

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豈其才之罪哉予錄其制策二首上書七首劄子十三首狀十二首表啓二十六首與執政及友人書二十二首論五十首策二十五首序傳十首記二十六首碑六首銘贊頌十五首說賦祭文雜著十五首為一十八卷

蘇文定公文鈔引

蘇文定公之文其鑱削之思或不如父雄傑之氣或不如兄然而沖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揚而洲島之芬錯雲霞之蔽虧日星之閃爍魚龍之出沒盦席之

掌上而綽約不窮者已西漢以來別調也其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尤爲卓犖予讀之錄其上皇帝書及劄子狀十九首與他執政書十首諸論及歷代古史名論七十二首策二十五首序引傳七首記十二首說贊辭賦祭文雜著十一首釐爲二十卷

曾文定公文鈔引

曾子固之才燄雖不如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及蘇氏父子兄弟然其議論必本於六經而其鼓鑄翦裁必折衷之於古作者之旨朱晦菴嘗稱其文似劉向向之文於西京最爲爾雅此所謂可與

知者言難與俗人道也近年晉江王道思毘陵唐應德始亟稱之然學士間猶疑信者半而至於膾炙者罕矣予錄其疏劄狀六首書十四首序三十二首記傳二十四首論議雜著及表詞七首嗟乎曾之序記爲最而誌銘稍不及然於文苑中當如漢所稱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學者不可不知

王文公文鈔引

王荆公湛深之識幽渺之思大較並本之古六藝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爲調鑱刻萬物鼓鑄羣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其尤最者上仁宗皇帝書與神

宗本朝百年無事諸劄子可謂王佐之才此所以
於仁廟之鎮靜博大猶未能入而至於熙寧元豐
之間切切主上而固魚水之交譬則武丁之於傅說
孔明之於昭烈不是過已惜也公之學問本之好
古者多而其措注當時亦狃於泥古爲患况以矯
拂之行而兼之以獨見以執拘之資而恣之以私
臆所以呂章邢蔡以下紛紛附會熒惑天子流毒
四海新法既壞并其文學知而好之者半而厭而
訾之者亦半矣以予觀之荆公之雄不如韓退不
如歐飄宕疎爽不如蘇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

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來所罕者予每讀其碑誌墓銘及他書所指次世之名臣碩卿賢人志士一言之予一字之奪並從神解中點綴風刺翩翩乎凌風之翮矣於史漢外別爲三昧也予首錄其上仁宗皇帝書一首次及劄子疏狀七首表啓三十六首與友人書三十五首序十二首記二十二首論原說解雜著二十五首碑狀墓誌銘表及祭文五十九首釐爲一十六卷

題李珠山詩刻

或云詩能窮人又云詩必窮而後工皆非也風騷以來材各天授彼所稱窮者特以之羈人寡婦遷臣逐客或能發爲幽眇凄泊之音以道其心之所至者耳詩豈必皆窮乎哉予讀友人李珠山公所爲閩中西湖諸什固不爲古人劖刻湛深之思亦絕不爲今人驕淫靡曼之辭其所當巖壑之勝雲煙之佳數與世之王公貴游名緇墨客浮沉倡和其間匠心所嚮鼓鑄不煩往往能以超逸之材清婉之藻夷曠之思清洌之響數與唐諸名家相爲翱翔大者孟浩然小者秦系不過也人或謂公貧

杖頭錢數當之絶即所從遊賓客過之抑且櫟釜矣以予觀之公之志未嘗不翩翩自適也又烏在其爲以窮而工其子進士志學以予知公深屬予題之首簡予輒題而歸之者如此

題錯龍池圖册

天聖禪寺之廢也舊矣頹垣敗壁崩沙委蘙而爲兒童之所薪牛羊之所牧者什之九獨殿宇尚巋然故址也噫亦危矣聞攻之蓋蘇元學士趙文敏公嘗於左右壁繪爲山水圖頗極瀟湘澹宕之趣又別有竹數十莖或曰管夫人爲之郡二千石及

他縉紳先生之擁傳而過者往往即而宴賞焉而賓客遊從騷人墨子又從臾之不置故僧籍且散而於今猶能以亡爲存者玆圖之力也予諸生時猶及聞長老云殿之後故有古檜怪若蚪文敏公雅好之摹爲圖系之以詩字其堂曰古檜堂已而堂與圖並没而殿之西别有池一區或曰殿左右柱舊嘗刻木爲龍復盤其上一日龍下飲老僧卓錫而訶之龍輒還故柱左右錯盤文敏公間爲錯龍盤記碑其事久之一夕暴雷雨龍飛去萬曆改元金谿張公司理來嘗同郡太守粟公以其暇出

遊覽其圖畫吊其遺事輒低回久之說郡太守而下闔謀割俸併括罰贖若干金稍稍葺文於左右圖圬其缺塞其圯剔其蝸蘚之駁蝕而繚以曲闌公之心抑勤矣然聞公猶引睇不已以錯龍碑廢無可睹記而池之蹤特存遺也文敏公沒且三百年而當時之流風遺韻似不忍無傳者時則僧抱公所為廢池圖幷其題詠于白華樓中予覽而系之曰隋唐以來浮屠之宮滿天下即如予湖蕪廢者不可勝數而區區天聖獨得托故文敏公繪事與其遺文以至於今公又適與之異世而同調焉

廼爲絫欷而曲存之者若此嗚呼于將之氣薄牛斗世頗奇晉尚書令張華夜望而叫號廼遣豐城令走數千里出之犴獄之間公亦奇矣哉至于題而歸之特解囊中錢令僧甃池以石於以俟後之慕公之奇而追跡之者

陸蕭山舉業刻引

今之舉子業宋熙寧以來經義遺意也世代日以移而文章之調亦日以變以至於今或謂舉子業非古之鄉舉里選者之法恐不足以得豪傑于窮不然特存夫上之有司與下之為士者何如耳今

之士大較企且勤暮竊以希一日者之進耳有司之所操尺幅以求天下之士又多影相襲而踵相贋耳傳不云乎文以載道又曰其辭文其旨遠第使爲舉子業者能不詭於道以各言其心之所至而其辭與旨特文且遠焉而爲有司者或又稍能瞽眼而注視之譬之金之在砂玉之在璞也天下之豪傑豈不輩出於其間而又何必古之士蓋窪樽者之法而後食且飲邪予嘗謂舉子業只論眞與假而今之有司與士亦特辨以此耳頃過蕭山令陸君適帷中諸弟子出君平生所爲舉子業示

予因請予一言系之首予覽睹之鏡去塵言一本乎心之所至且按題構意由意鑄詞揗句抉字象在言外岺然若崖之裂而泉之出也翩然若舉霓裳之曲奏之瀟湘洞庭七十二峯之深而以之戛金石鳴匏竹也絕去嚮之所旦勤而暮竊者之患不敢遽謂不詭於聖人之道而其辭文其旨遠者之槩庶幾殆近之矣予入縣縣之吏民頌君之政不置口然則君之學子業豈即予直而文以飾吏歟抑亦世之豪傑之士而以之翹然魁壘出乎其間者歟予題以復諸生且樂今之士與有司固當

求之以此而不以彼也

題秋水編

玆編也兒緝葺所羣諸友校文於其堂擇其雋而錄之者也而編以秋水名蓋言辨解也天地間惟水爲鑑萬物然惟秋水則當游氛既息其流尤別江漢河海之大者不暇遠引即如溪澗沼沚之間予嘗攜騷人墨客與之臨流濯纓其間相與對明月引疎星披顥露挈芳樽其髮固可數而氣固可餐未嘗不令人神隨洞簫而溥太淸者諸君子材各天授不無異同而諸君子所自喜處亦不無或

至與不至要之不落言詮不入俗調並以神解爲
案譬則語禪者均以彼岸爲宗也已覽者自得之
然杜甫不云乎秋水爲神玉爲骨茲編於秋水之
爲神處大較所得已什之九而於杜甫所稱玉爲
骨處倘稍再注心焉可與日月俱遠矣

顧進士刻稿題辭

予甥顧進士愼卿少負雋才頗自喜已而數困於
有司然亦輒自疑囊其所著文請之予予讀而曰
嘻愼卿抑嘗知古之所以歌美人者乎其言曰秋
水爲神玉爲骨世之業舉子者並兢兢焉粉黛脂

澤珊瑚翡翠之飾以自媚於有司而不知所以反之神與骨之間以求其至飾也者即孟氏所謂義襲於外也襲則倖而得之者什之七然亦或以不幸而困者什之三遇若反之神與骨而求其至即孟氏所謂集義所生也其始也若拙不可即其繼也則翠然而引其卒也則醫家所稱飲上池之水而見垣一方將不待搦髓揲荒爪幕浣腸而已者此則神與骨之獨得其解譬則洛神江妃鳴珮而過無慮乎有司之遇不遇也已先輩嘗稱二業合一言德業與舉業無二致也世或迂且怪視之而

予竊謂將家子言治兵亦先治心於此亦無以異者已而慎卿解頤去燬故稿閉門久之迺陳故所藏六藝及百家之深者伏而讀之曰此或吾舅氏宗旨矣晝且餐而夕且夢焉又二年以貲補太學生舉順天鄉試第四人又明年成進士其弟尚卿裒其生平稿而梓之以行且指而曰某某題伯兄氏所故嘗自喜然不能不自疑而卒以燬之者之遺也某某題伯兄所既請於舅氏迺獲聞神與骨者之說而稍稍溉於心以之獨求其至者也其然邪否邪嗟乎慎卿已脫穎而出而予無謬矣姑題

而歸之第恐世之士大都亟於有司者之遇猶不能不以愼卿始所自喜者沾沾以喜而且疑于於所云以爲謬也

題方朔蟠桃圖

嗟乎聞君一竊炙於漢天子之側胡爲再竊桃於西王母之庭爲德似穢善謔不經不知之者呼之爲滑稽之雄知之者呼之爲歲星之精予將秉元氣兮遊太清東訪君兮赤城君其遺我一顆兮共爾弄丸而習長生

題魁星圖

太乙之精文昌之靈方朔得之而待詔金馬相如得之而獻賦承明于抑嘗掖君以排閶闔歷天庭人或呼之爲謫仙而君卒不爲之借盼也不及以文章待從　明天子之庭今其衰遲矣獲睹册青于紫霄兮薄太清于也撫佩劍兮顧璽符若將與君徘徊於斗牛之墟兩相望兮難爲情

少司寇吉陽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之學覺以圓先生之行靜以專先生之貌望之者如名山如大川先生之襟抱之者如穆風如醴泉其出而與中朝公卿大夫遊也冠冕珮

玉而珊然乎其間嘗與漢之石渠諸儒相後先其退而與州里之士海內之同志者相師友也則又齋訂心印妙悟言詮數令釋膠而解凍彷彿乎鵝湖白鹿之編嗚呼百世之下學者過其祠而揖其像或授之吊草而陳俎豆也猶當立懦而興頑

僉前江翁像贊

漢三老之號長者之稱不知者特呼之為山澤之癯知之者占之為少微之星百年之下里社之間過其祠而伏謁之者猶足以肅冠裳而儆音聲吾題其像與祠之山祠之水兮同留名

藁城簿宗弟赤水公像贊

鞞爲冠兮草爲席臥煙霞兮嬉翰墨抑嘗托民社兮挂簪紱然而官不過再命祿不滿百石卒之非其好兮數䟐趦趄而陳肩客翩翩然逃虛而凌風兮庶幾乎山澤者之逸噫茲人也豈古所謂懶折腰數投轄緇而不以緇涅而不以涅者歟

堪輿者吳君像贊

瞭其眸皎焉若水之澄望其氣翩焉若霞之蒸聽其議則又瀑之飛而泉之沸而鏗鍧乎其聲予嘗攜之指畫山川若降若登若縱若橫伊斯人也豈

鬼谷之流裔而江湖之客星者歟

黄貞父近刻寓庸集題辭

黄君貞父少以儁才雄視諸州郡閒而見絀數兄事之項之緡且第而君獨絀於有司近刻所爲四書義若干什移書告予曰公故嘗厭予文好摹晝莊周者之言或宕以詭故數擯之有司今且刊落殆盡矣故自題之曰寓庸庸常也寓者客遊之而非我有也乞一言以弁之首予手而讀之竊歎君之文其言雖質而其旨則已近於玄且解外雖似簡若緘而不欲盡而其中瑕頳鍔令人目眩神搖

而不敢嚮邇譬則古之琴氏不特陽春白雪甚且
爲崩山爲裂崖而淒風驟雨之至豈所謂其曲彌
高而和者彌寡已乎予再覆之竊疑莊生嘗憤世
之以莛爲楹以厲爲西施故其自言曰寓庸君無
廼憤世之不知也而亦以之自名因以之自喜與
不然豈君近所鑱去者特莊周眉睫之外見者耳
而中固有深入其肌理腎腠之間而不自知與又
不然或謂宋蘇氏兄弟其才固天縱而其文則往
往盜莊周之恍惘恣肆而馳驟不羈特滑稽之最
而世固未之知與聞蘇氏兄弟間嘗褭父隨父洵

過京師而歐陽永叔輒奇之呼爲國士於是名擅海以內君始爲莊周之深而上下蘇氏兄弟者與予知世固有歐陽子者出而奇君而君且以名擅天下也

題范光甫所刻舉業引

國家設科並按經術以收召天下之士而舉子業則大較約六藝之旨而成文者也近年來雋茂之材往往各務炫奇鉤異甚且剽蒙莊以下及戰國遊俠百家異同之言以相矜詡其於道也日以軋予故每爲絫欷太息而竊疑隋唐以詩什取士猶

之令　國家之經術也開元天寶迄大曆而降三變而西崑之體出矣亦其勢然也嘉禾范光甫少以茂材名聞同于縉兒輩爲文社片楮所落人士輒嘖嘖不置口于聞亦許之而曰文之規不加圓矩不加方即曩所刻秋水編是也當是時世或聞之而信者半疑者半未幾縉且拾君之餘以儀進士第矣而君獨纍然垂翅來歸嗟乎士之遇不遇固各有時邪頃復抱所爲文數十篇過草堂予覽睹之其談題也益入骨理深以精其所沿情而鼓調而詞也益逸風神適以宕其所入於解而脫去

繁蕪也翩翩乎佛氏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予爲數語弁之首而告之曰幸君益自信抱荆山之璞者三刖足而楚人始知爲連城之貴君之刖也再矣予固知楚王行且擇良日齋太廟不靳萬鎰之價以購君無俟予之復爲祭獻而太息也

題吳兩生草

吳兩生予同年吳小陵太守公之孫曰繩祖曰繼祖而能並以文雄州里閭者也乙酉鄉試既下第不勝飲鬱嗚咽輒發篋中草而梓之者如此予覽之大較並雋偉不羣而異日固當掇一第如持左

券者然而予之心則願兩生金韜其光而深湛其氣以要之於道兩生年猶少予所及見其進而未見其止者其路尚遠奚爲乎沾沾自喜又奚爲乎鏗鏗自鳴而遂如古之抱璞者且刖且泣而欷歔低徊之不自已也

題王少尹所藏贈遺詩什冊後

右冊所載于邑少尹王三坡公所當官鴻臚時中朝諸縉紳先生所共八公連轡而馳結駟而遊於以宴䜩觴詠而贈遺之者一日抱之過予曰士之志各有適不適予從官鴻臚當其鷄人唱籌執戟傳

警　天子視朝夾陛前侍斯時也明星在天庭燎百千侯王將相及百執事之搢貂被璫垂魚綰袋與夫四夷八蠻雕題文髮卉服鳥言之衆魚貫而入鱗次而列嵩呼舞蹈之間少不法于同殿中侍御史輙得引漢儀而糾劾之何其肅也間侍經筵三公論道三孤副之翰林官坊東觀石渠予獲從官後或及叩首容與其間何其榮也已而退朝間獲從諸尚書郎含香視草之暇及從俗沐出遊者往往經過王孫帝女列侯中官下及繁華公子釋老名區第宅園林之修與之籍草而飲流水而

觴一歌一詠唱酬若響何其歡且樂也今且出從
縣大夫後俯伏恣睢囁嚅脂韋進則奔走於郡二
千石及監司上官者之庭若囚隸然退則循牆而
走蒲伏滰澳不敢出聲氣官廨之門可羅爵其且
空若懸磬而㸑馬矢以朝夕也嗟乎子今譬之鍛
翮之鳥矣此所以數從退食暇出簏中所貯諸卿
大夫贈遺之什而吟且哦之不能不俯仰今昔累
欷而太息也子大夫得無爲我品而識之以附異
日者淵明賦歸之後巳乎子三覆輒低徊久之歎
曰士大夫得志則雲翔而天飛不得志則蠖屈而

螾泥時也尼父之為乘田展禽之官士師大較郎君簿書衣帶間耳予聞按漢禰衡之困於鼓吏也當其短衣因首撥節而擊恬不厭恥殆莊生所稱呼馬牛而應之以馬牛耳況君今日所服官其纔雖薄程伯子所稱一命之士於民物猶必有濟也君覽諸公卿所唱酬諸什東方曼倩不云乎彼一時也抑亦好鳥者過耳之音而已又何必感慨奮衰其間哉公騷然而笑曰唯唯遂書以歸之

冠里一家言題辭

予少受尚書來膳部非泉先生所其子獻策項遣

使里族中諸文學所刻四書義一編名之曰冠墨一家言請于言弁諸首予竊感菲泉先生世家冠山下少負不羈之材而所師事者董中峯公玘故能以文冠當世大較以六經周禮爲案而其剖析義理則細之入繭絲牛毫馳驟百家而波蕩其間大者吸風風雷撼日星裂河山譬則黄河之由龍門伏底柱引百川而注之海玆又所以本朱考亭氏淵源之深而折衷其至非今之高才生所得而擬議之者故鄉會試並第二而間按墨卷其所爲經書義固稱卓犖不羣然猶鶩聲格揮斧斤不免蹊

經論策表判則上下古今經緯風藻丁竊謂　本朝二百年來所絕無者今來氏諸文學雖不敢遽謂盡得其家學所嚮然亦翩翩矣其所按題抽思績辭鼓調大都宗先生之旨而出而與世之耳目相聲色者閭閻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漢韋賢以詩起家而玄成和之已而歷數百年迄孝寬及唐應物不衰杜延年以經術起家而欽業輩從而和之亦歷數百年迄當陽至唐少陵牧之輩亦相繼不衰無他源深者流長故也予故知來氏科第且世世不乏矣冠山云乎哉按名氏凡七人目拱

日者即非泉先生孫也予稍稍前叅之以問不知能讀大父書否

讀曾襄愍公復河套議題辭

按漢始所分封諸侯王過制大中大夫賈誼言之已而御史大夫鼂錯又建疏以爲諸侯王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及吳楚反而吳借錯之言以檄膠西諸侯王輩共爲兵端而竇嬰以故嘗與錯爭廟垣有隙及景帝詔嬰將三十六將軍兵以討吳楚而嬰知盎與錯故不善輒奏起家從中讒之且謂獨斬錯發使

赦吳楚七國兵可毋血刃而罷鄧僕射不云乎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錯患諸侯王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而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名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太息而深恨之嗟乎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歎以之欷歔流涕也豈謂先臣曾司馬公銑當其總督陝西時所上復河套疏蓋痛國家不當棄東勝守榆林而遺北虜以河套千里膏腴之地弘治以來虜且屯牧其中據爲巢穴而出套

則寇宣大三關入套則寇延寧甘固故不勝憤咽
其所建言大較上倣漢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築城繕塞因河爲固下倣唐張仁愿取地河北築
三受降城以困突厥故事誠鄧傑射所悲錯爲國
家建萬世之利者當是時　世宗肅皇帝抑已
開襟而納之矣及覽前後所上諸疏其所選將厲
兵轉餉秣馬及請宣大總督共爲犄角春蒐秋狩
三年之間虜必內怖不敢南牧卽如虜怨報復其
所規畫措置種種次第公非寡謀而輕發者也豈
謂貴溪分宜內相睚眦田賓啓釁廷臣觀望

肅皇帝屢詔集議持而不决適有星變而分宜且合內竪熒惑左右賞嬰所嫉爰益飛語以刼主上者公與貴溪並坐誣同啓奏以忠受戮矣嗟乎公豈誣同者哉聞公廵撫山東時予同年永嘉王德爲東昌府推官王亦慷慨多大畧者也每與予指次公之籌畫河套本末數怒髮裂眥而中夜不寢葢嘉靖十九年也嗟乎是時貴溪方家食又二年貴溪始及再召而公所建疏上當　帝心矣當是時中外士無不人人指公爲壯猷而倚席以待之者而謂其誣同乎哉又九年俺達犯京師未幾俺

韃且內亂因而款關質子乞封大略十餘年來虜
特以市馬爲利而虜之情事及其技量亦可槩見
矣然則公嚮所欲北逐虜帳以河爲守豈非語所
謂虜在吾目者邪嗚呼鼂錯沒而漢猶得主父偃
採錯遺謀以弱諸侯王故梁分爲六齊分爲七趙
分爲五淮南分爲三而漢遂世無尾大不掉之患
公之沒而我國家塞垣第倚馬市刁斗不設烽燧
不聞而公所當年購募摧鋒力鬭之士壯者老老
者死即如他所續爲生聚者抑且散而樵採矣嗟
乎宋藝祖嘗欲舉兵契丹以取幽燕十六州而趙

中令寢之而宋困契丹者垂二百年予於此讀公疏不能不爲發憤而飲泣流涕云

跋舜原先生詩選後

予釋褐時乘軺入滁及鳳陽適舜原楊先生所從南臺擁傳巡江淮其所採風弔古諸什大略徧州邑郵舍間蓋有才敏而情逸風流不羣者若此及覽楊大史升菴所爲序大較奇其士吏供札揮翰如流而中或稍厭其所不凝思不停綴處嗟乎詩言志抑豈必如世之鑱心刻腎以爲工哉詩三百篇中多田野里巷婦人女子之言而仲尼採而錄

之以其能各言夫心之所至而獨而成聲故也由此觀之杜甫所言語不驚人死不休豈其詩之至者哉虞坡司馬總督遼薊時于比提戈河魏而見縉之令濟上也又辱從吏少司馬某公幕下蓋附世講之誼者再矣于故於其所梓而傳之者敬附一言於其末世必有知于言之非阿私所好而爲之者

題任侯會試卷及他藁引

任侯之令我歸安也有古單父中牟之遺焉頃之姪桂刻侯所爲會試卷併他藁若干什于予而讀

之其思深其神遠其治情鑄辭婉以麗而中所別爲風調則又若凌波之妃或翺或翔乍湛乍浮疑其可望而不可狎者大較語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非世之經生所得而揣摩而闖其藩籬者予嘗私怪記曾論者畫次顏淵閔子騫以下不當岐德行政事及文學諸科而分裂之聞者半信半不信予今於侯所著之什三爲諷誦而淫佚之於以參之侯抱琴所所嚮處均之可謂白雪陽春之曲而同工者已

題先師水西楊先生墓丘

嗚呼此予師水西先生所葬衣冠處先生性忠義
且力學善文章稱高才生予年十二抱經過帷中
其所朝夕督訓之者甚勤也然先生不及掇一第
以沒沒且六十年而子若孫孱弱往往樵採者過
焉予不勝嗚咽涕洟謹買片石誌之於其麓嗟乎
予賴先生教以其所及耳提手授者而稍稍以其
學光顯於　朝矣豈敢忘所自哉萬曆庚寅九月
望日書